



汉奸王克敏的死因

◎景云

日前,在读传记作家罗银胜先生所著《优雅百年:杨绛全传》(华文出版社2023年版)时发现一处不易察觉的讹误,鉴于此书号称“杨绛先生生前亲自审阅过的传记”,为了防微杜渐,避免更多人以讹传讹,故在此略述一过。

书的第十三章“生活侧影”中,提及杨绛《干校六级》英译事,插入翻译家施咸荣与钱杨夫妇交往的一段故事。作者称施氏青年时曾就读清华大学外文系,是钱锺书、杨绛的学生,后长期从事英美文学研究,便时常登门向钱氏夫妇求教。又兼施咸荣的太太杜若莹擅长烹调,时常做一些家常小菜送到钱家。钱是无锡人,对于杜的苏锡风味的菜肴赞不绝口,因此关系很是密切。

这里的叙述基本上不错,似略有欠精密。据施先生哲嗣施亮在《吃的风度》书中《“王家菜”轶闻》一文所忆,“先父施咸荣于1949年考入清华大学,后由于1952年院校调整,转入北京大学学习”。可知他确曾就读清华大学,说是钱杨的学生没有问题。

罗先生还提及,施家的餐桌做工精美,十分讲究,“是一张能够旋转的红木圆桌”,“桌子边沿镌刻着花纹,下部是葫芦形状的‘百灵台’,且有镂空花纹的四翼”。据说,它曾是民国初期财政总长、后来华北头号汉奸王克敏的家具。此事也没错,施亮在《我家的“先生的餐桌”》一文开头提及,家具来自王克敏一事,是据其母所言。施亮该文除了提及钱锺书是家里的常客,还有海明威专家朱海观、翻译家董乐山、梅绍武屠珍夫妇以及冯亦代。

那红木餐桌的具体来历是:施咸荣在清华读书时,结识了王克敏的女婿倪先生,此人原系王府井中法药房老板,后续娶了王克敏的四女儿,因此,王家的一些残余家具就作为嫁妆带到了倪家。20世纪50年代初,施咸荣与杜若莹新婚后租住在倪家大院,便从倪家买了一些家具,其中包括那张圆桌。而杜的厨艺便得自王克敏家厨的真实传,说来也是机缘巧合。

然而,罗先生的如下这一句话,令人错愕:“王克敏在抗战胜利被民国政府枪决。”这一表述经查实际上亦来自施亮《“王家菜”轶闻》一文:“倪先生原配夫人病逝,他又续娶王克敏的女儿为妻子。此时,王克敏已被国民党政府逮捕,经法庭审判后枪决。”此大误。

2021年,民国史专家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员王晓华在央视“社会与法”频道的专题《审判大汉奸》讲稿的基础上整理成同名图书,选取中日战争时期,日本在中国境内扶植的五个汉奸政权具有代表性的22名大汉奸,其中第十六讲“大汉奸王克敏的下场”中提及王克敏“被捕20天后,病逝于北京炮局监狱”,具体死因是心衰。



《美女与野兽》

插图选(8)

埃德蒙·杜拉克 绘

不久他们看见了远处的城堡。



如临大敌: 谣言恐慌与大宋王朝1054

黄博
中华书局

宋仁宗时,流传谣言:甲午年,四川会发生动乱。本书讲述谣言的产生、流传并形成影响的有关故事,讨论北宋政治生态的特点,它对舆情的控制,应变的能力,对危机的处理,以及地方治理的思路,由此展现北宋全盛时的种种特征。

视而不见:近代中国视觉文化

黄琼瑶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本书考察近代视觉文化中的具体问题,分析晚清民初文化交融背景下,大众文化中视觉符号的形成与变动。作者关注画报、广告、印刷、电影等媒介,回应视觉文化研究中谁在看、怎么看、看什么、什么东西可看等核心问题。



她的泥泞,她的光

张莉 主编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本书所关注的劳动女性往往承担着多重角色,劳动对她们而言既是生命的负担,也是力量的源泉。她们是支撑家庭的核心力量,共同构筑了一个多维度的女性劳动者群像,展现了当代劳动女性向上生长的坚韧姿态。

穿衣自由?

[美]韦罗妮克·海兰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着装是每个人的第二语言——只是你未必能好好听懂、操纵过它;穿衣无小事——每件衣服都是你主动或被动参与的权力游戏。时尚是一把钥匙,能解开关于权力、性、阶级的种种问题;服装是一种规训,但也可以是一种抗议。

《前尘梦影录》诸家批校本

◎曲辰

近些年,清代徐康的文玩笔记《前尘梦影录》颇受重视,先后出版了好几个版本,并且都是批校本。

较早的一个版本是2000年孙迎春校点本,书眉过录赵宗建、许增的批注。艺术史家范景中在序里说,二人与徐康父子有交往,批语“原在两个本子上,现在汇为一处”。他还见过曹元忠、丁国钧、李放的批校本,并从郑逸梅《人物和集藏》中得知尚有范祥雍、杨静庵的批校本,“亟想一

读,惜无缘寓目”。

2019年,范景中与夫人周小英联名推出“静琉璃室批校本丛刊”,其中也有一部《前尘梦影录》,书上有三色批注。封面页有周小英手书:“紫笔逐录杨静庵先生批语,蓝笔则佚名,朱笔为外子所批。”可见,范景中总算如愿以偿,终于见到了杨静庵的批校本。

此外的一个重要版本,即2016年出版的《自庄严堪藏诸家批校本前尘梦影录》。该书原系版本目录学家



鲁迅 记不得《百家姓》

◎萧规

1936年2月,有位“慧儿”在天津的《益世报》发表文章,矛头直指鲁迅。原来,“鲁迅先生的《故事新编》里有一篇《起死》,起死时念的‘咒’是分四行写的,第三行为‘赵钱孙李,周吴郑王。冯秦褚魏,姜沈韩杨’”,后二句与《百家姓》原文“冯陈褚卫,蒋沈韩杨”稍有出入,因而批评“鲁迅记不得《百家姓》”,并说,“我还可以证明鲁迅先生确不记得《百家姓》:1925年,他反对译外国人名用中国姓,说‘我真万料不到一本《百家姓》,到现在还有这般伟力’,可知他至少已有十一年不翻阅《百家姓》了”。

不过,“慧儿”本意在挑刺儿,岂料自己却将《起死》原文“冯秦褚卫”的“卫”误抄成了“魏”。未过几日,这篇文章竟被《时代日报》《申报》等小报纸转载,误字仍然,题目则改成了《鲁迅与〈百家姓〉》,作者署名也分别改作“怡”“阿d”,可惜均未产生多大影响。六个月后,此文再次改头换面,出现在了南京《朝报》之上,题为《鲁迅忘了〈百家姓〉》,作者“范肃”。这一改换,却意外地得到回应。

那篇回应文章刊于《世界晨报》,但未署名,作者指出,“范肃”之文“是用了所谓讽刺的笔法写出的。但这和鲁迅先生的伟大有什么关系呢?然而,人们总以找到这位大作家的小错误为荣的,找到他一个小错误,无疑的就是比鲁迅高明了。对于鲁迅先生的吹毛,我们看到太多了,而结果,他还是屹然特立,而那一些吹毛的人呢?‘真是一些蚊子和苍蝇啊’”。

其实,鲁迅幼时在家塾里读的是“比读《千字文》《百家姓》有用得多”的《鉴略》,到了三味书屋,“先生专教经书,不收蒙学”,因而鲁迅不似其他学童那般从小熟习《百家姓》。即便“开蒙时候所读的《鉴略》”,到了1926年,鲁迅也不得不承认,“我现在只记得前四句,别的都忘却了”。如果说他“记不得《百家姓》”,实在不足深怪。



顾廷龙为藏书家周叔弢过录的本子。章钰、吴昌绶、佚名的批语分别用的是朱笔、蓝笔、绿笔,顾廷龙自己的批语用的是墨笔。后来,又有张嗣伯及周叔弢本人的墨笔批注。全书批语共计一百九十五则,原色影印,朱墨灿烂。

另据董桥书信透露,陆灏曾借得黄裳所藏《前尘梦影录》,复印一份相赠,“书中处处有黄裳眉批”。此批校本不知现存何处?